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63

2008年9月4日

華葉“結盟”

原新華社中國特稿社副社長 熊蕾

首先說明：華國鋒和葉劍英從來沒有一個“盟”。本文標題中“結盟”二字，純粹為了行文簡明。

記述當年粉碎四人幫過程的文章有不少，然而對華、葉是如何走到一起來的，卻都語焉不詳。但是，他們能夠心心相印，走到一起，才可能產生最後粉碎四人幫的舉動。因為種種原因，參與這段歷史的人們一直沒有把這段史料公開出來。如今，華國鋒已經去世。筆者認為，把這個塵封32年的歷史過程公諸於世，不至於再犯某些人的忌了。同時，這也是筆者對華老這位有大功於歷史的偉人的一種紀念。

先父熊向暉，是參與這段歷史的人之一。本文即依據先父的日記、生前對黨史工作者劉志南和傅頤等有關這段歷史的談話記錄及本人的親身經歷寫成。

華國鋒是誰？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

在人們為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位總理去世而悲痛的時候，心中也壓著鉅石般沉重的未知：誰來接替總理的位置？

本來，這個問題很明瞭：當時眾望所歸的鄧小平。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從1975年秋開始，鄧小平已經再次地位不穩。他在一些重要場合的講話中毫不隱諱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滿，並招來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些黨內極左派頭面人物的批判。這些人前些時候雖然也因毛主席的批評沉寂過，但是周恩來病重辭世以及鄧小平的一些言行，給了他們再次興風作浪的生機。

這次批判的勢頭很猛。宣傳機器本來就掌握在極左派手裡，加上他們善於造勢，評《水滸》批宋江的運動很快就矛頭直指“黨內那個最大的走資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資派”昇級成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華校園裡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壓的人喘不過氣來。

在這樣的形勢下，鄧小平接任國務院總理，除非是奇蹟出現。

鄧既出局，按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排位的順序，上來的很可能就是張春橋了。

很多人在揪著心，看這個陰沉極左的人會不會登上總理的位置。

那可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人。他如果上來，老百姓怕很難有好日子過。

在人們的懸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經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佈。

這個任命，出乎所有關注此事的人們的意料。這不僅因為華無論在國務院副總理的排序還是黨內的排序中，都在張春橋及其

他好幾人之後，而且也因為在北京的高層幹部幾乎沒有人認識他。黨內很多人在慶倖大權沒有旁落到張春橋這樣的人手裡的同時，心中也昇起一個大大的問號：華國鋒是誰？他是什麼人？最關鍵的是，他“是不是他們那一夥的”？誰也說不上來。

初識華國鋒

從簡歷上，可以知道時年 55 歲的華國鋒是山西人，1938 年參加革命，解放後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 年廬山會議之後從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任上調到中央。1975 年，昇任國務院副總理並兼任公安部部長。

但是，這個簡歷卻無法表明華國鋒的政治態度：他是傾向江青那一夥的，還是反對他們那一夥的？

這在 1976 年的中國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

由於文革的原因，當時中央領導層形成了兩個涇渭分明的派別：以江青一夥靠文革中造反上來的極左派，和被封為“保守勢力”的務實派。務實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傢夥”們組成。極左派總是靠衝衝殺殺來謀求並擴大他們的權力，搞得民不聊生；而務實派比較關心國計民生，希望國家穩定。

周恩來病重不能視事後，鄧小平成為黨內務實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後，極左派的氣焰就囂張起來。

現在上來了這個大家都不認識的華國鋒。他的政治傾向，自然令人關心。

在人們的疑惑中，時間進入了 4 月。

首都群眾利用清明節，自發去天安門廣場送花圈，表達對周總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發泄對極左派們的不滿，驚天動地。最後的結果，是鄧小平的徹底下臺，和華國鋒的再度擢昇：國務院

總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實職，同時成為黨中央的負責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這個1976年4月6日晚公佈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鄧已經公開。中央和國家機關都要批——當然有很多是認真真做樣子，基本只限於自己的機關大院之內。唯有時任外交部長的喬冠華，率領外交部人員到王府井遊行，高呼“打倒鄧小平”，讓很多人大跌眼鏡。

就在這個時候，楊振寧要來北京。

就是那個得過諾貝爾獎的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博士。

周總理生前非常重視這些美籍華人科學家的工作。他們來，總理都要儘量安排會見談話。

如今，總理不在了，這個工作如何做？

對楊振寧這次來訪，早在1976年1月就由幾個部門做出了接待計劃，並已請示中央同意。當時華國鋒是主管科學院的副總理，楊振寧來了自然由他見；楊還提出見毛主席和鄧穎超，中央當時也同意了——幾個月前另一位得過諾獎的美籍物理學家李政道來時，毛主席曾見過他並談了話。

短短兩個多月，情況發生了鉅大的變化，華國鋒已經成為國務院總理。如果按原來的安排見，那楊振寧就成為他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負責人之後所見的第一位客人。而楊既不是國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腦，華第一個見他是否合適？如果華不見他，又該誰來見他？同時，毛主席還能不能見楊？

負責接待楊博士的熊向暉就這些問題，向華國鋒電話請示。

按照安排，4月15日，鄧穎超見了楊振寧及楊母和妹妹。對那次見面，熊向暉有專文記載，題為〈鄧穎超向楊振寧談周恩來〉，收入其所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這裡不再贅述。

4月16日，華國鋒的秘書打來電話，要熊向暉當晚10點去彙報楊振寧來訪情況，並提出陪見人員名單以及主席是否見楊的意

見。

晚 10 時，熊向暉到了人民大會堂。但是政治局還在開會，直等到 17 日凌晨 2 時許方才開完，華國鋒才能過來。熊向他彙報了鄧穎超會見楊振寧的情況，也談到楊來北京前，先到上海，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文革時取消了市長的職務，市政府都為革委會取代）的徐景賢見了他，跟他大談批鄧，並送給他上海復旦大學批鄧大字報選。楊振寧不收，說，我的箱子裝滿了。他對批鄧也不表態。

這時，華國鋒開腔了：何必送那些東西呢，不能強加於人嘛！

關於他見不見楊振寧的問題，他也談了自己的意見：原來安排是我見，如果我不見，誰見呢？——按照新的排位，華國鋒的下面，就是張春橋。顯然華國鋒不傾向讓張春橋來見楊振寧。

關於陪見問題，熊向暉說他不參加。華問為什麼？熊說，如果他參加，科學院方面勢必就會讓核心組的一個造反派參加，此人在科學家中的名聲很不好，肯定是楊振寧不願意見的人。而熊如不陪見，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華於是問楊振寧跟哪些人熟？

熊說，科學院的吳有訓、張文裕，北京大學的周培源。

華說：那就是吳有訓、張文裕、周培源，吳有訓是科學院的副院長嘛！

確定了這些科學家陪見之後，熊向暉參陪見就沒有障礙了。他和這些科學家也都很有感情。

參加接待的還有外交部。華問楊振寧和外交部什麼人熟？熊說，那就是喬冠華了，1971 年喬冠華去聯合國時，請楊振寧吃過飯。華於是確定喬冠華也參陪見。

華同時決定，考慮到毛主席的身體情況和工作情況，這次毛主席就不見楊振寧了。為此，華當即提筆，起草了一個給中央的報告。

當晚 9 時 30 分，華國鋒在人大會堂新疆廳會見了楊振寧，談話至 11 時 20 分許結束。將近兩個鐘頭的談話，沒有談一個字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只有一處談到了天安門事件，卻完全沒有按當時的主調說鄧小平是後臺。他只是說，抓起來的人裡，有一個文革時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兒子，這個人其實是反總理的。

這次和華國鋒的接觸，給熊向暉印象極為深刻。雖然兩人並沒有做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談，但是熊向暉從這次短短的接觸中已經做出判斷：華國鋒不是極左派一夥的！

葉帥請病假

這之後，又經過幾件事，熊向暉對華國鋒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

1976 年 5 月底，葉帥的侄子葉選基來找熊，熊把自己對華的印象告訴了他。

熊向暉和葉帥的交情，始於 1969 年。當時他奉周總理之命協助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這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形勢。那次研究的結果，成為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也使熊向暉和四位老帥結下刎頸之交。

1976 年 1 月，周總理去世後，鄧小平眼看不保，葉帥心情非常不好。1 月 21 日下午，葉帥來電話約熊向暉到他那裡談心。

在談話中，葉帥講到，周總理的追悼會，是他提出讓鄧小平致悼詞，以此再給他一個在全國人民面前亮相的機會，想再扶他一把。現在看來還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鄧，越批越兇。江青已經幾次在葉帥不在的場合講，她有兩個敵人，一個是四川 — 指鄧，一個是廣東 — 指葉。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廣東。現在四川已經不在話下，就剩廣東了。

葉帥感到政治局的批鄧讓他很為難：參加吧，沒話好說，不

說話呢，又不好辦。家人建議他到南方，到廣東去休息。葉帥自己想去廣西。他徵求熊向暉的意見。

熊問葉帥，江青的講話是否確實。

葉帥說，確實，就是在政治局講的。已經有幾個在場的人向他透露。

熊又問葉帥，如果他去廣西，軍委怎麼辦？

葉帥說，軍委他還可以掌握。

於是熊向暉說，葉帥你徵求我的意見，那我看，他們要整你，你到廣西也逃不掉。他們要的不是你這個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議，你就學三國時劉備的韜晦之計，請病假，但是不要離開北京。這樣，可進可退。

葉帥深以為然，說，這個意見好。

有些記述葉帥在 1976 年的文章說，葉帥是奉命“休息”。這不符合事實。當然，從當時的宏觀政治形勢來說，葉帥請病假是出於無奈，但是請病假本身，確實是葉帥自己提出的。

2 月 8 日晚，葉帥再次找熊向暉去他那裡深談。他說，他接受了老爹的建議，跟聶帥商量以後，就打了報告給毛主席，請病假。已經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經毛主席提議，政治局決定葉帥養病期間，由陳錫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關於華國鋒為代總理的任命，葉帥說，這個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雖然王洪文告訴他，毛遠新傳達毛主席關於人事安排的指示時，說這是暫時的，但是葉帥認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讓江青、張春橋和王洪文他們接班。他雖然不瞭解華，但是已經給主席寫信，擁護對華的任命。

4 月 2 日晚，葉帥又一次找熊向暉去談話。葉帥說，他請病假以後，楊成武、王尚榮還經常向他彙報工作，葉帥告訴他們不要來了，恐怕他們不方便。近來，已經很少有人看他了。葉帥對熊向暉說：你現在還信任我，我很感激。說著就流出了眼淚。

熊說：葉帥，你不能這樣講，首先是你信任我啊！熊跟葉帥

講了王震的牢騷：關鍵時刻，元老、重臣都不講話了。熊說，雖然他講得有些片面，但是這說明老同志對葉帥是非常尊重的。他告訴葉帥，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聶帥時，聶帥說：決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場決戰在什麼時候發生，以什麼形式發生，現在還不知道。不過聶帥也希望葉帥給毛主席寫信。這表明在元老、重臣中，大家是以葉帥為首了。

葉帥說，這些意見都對，但是我擔當不了啊！

熊說，現在就要用到毛主席當年給隱蔽戰線制定的方針：精幹隱蔽，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這兩次見面時，熊向暉還沒有和華直接接觸過，因此沒有跟葉帥談到這個方面。葉帥認為在這個非常時期，熊向暉到他那裡會引人注目，多所不便，以後還是讓他的侄子選基到熊這裡來，溝通消息。

向葉帥挺華

熊向暉在5月底和葉選基談過他對華國鋒的印象之後，6月4日晚，葉選基和劉詩昆一起再次來找他。選基說，華國鋒現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葉帥長期在家裡休息也不好。希望熊向葉帥提出見見華國鋒。

熊說，這個意見很好，你們是不是向葉帥提過？

選基說，這個話我們不好提。如果熊叔叔認為可以，請你向我伯伯提。我們說話沒分量。

熊向暉答應約個時間去跟葉帥談。

6月7日晚，選基來接熊一起去葉帥在西山的住地。

在談了其他問題之後，熊向暉把話題扯到華國鋒身上。他對葉帥說，選基和詩昆的意見很好啊！

葉帥說，華國鋒長期在地方工作，調到中央以後，他和華不

過是在開會時點個頭，對他不摸底啊！

熊向暉說話，從來不是僅憑個人印象，一定要有根有據。這次要向葉帥挺華，更是有備而來。他特地帶了兩個材料給葉帥看。

第一個材料是 1975 年 9 月 26 日，鄧小平等聽取胡耀邦關於科學院工作的《彙報提綱》的說明。這是 1975 年 11 月，熊向暉向他當年清華的同學、當時在科學院擔任領導工作的李昌要來的一份打印件。他主要想看看鄧小平聽彙報時，都說了些什麼——這是彙報的記錄稿，有很多人的插話。熊那時並沒有注意當時作為主管科學院工作的副總理華國鋒也有一段插話。華國鋒擔任總理後，熊想起這個茬，把這個記錄稿又找出來看。一看，果然有收穫。

他把這個記錄稿交給葉帥，特別請他注意華國鋒的這段插話。

這段插話中，華國鋒講了三大革命、四個現代化都要靠科學技術現代化，科學院整頓很有必要，講到依靠工農是對的，可是把專業隊伍搞得一塌糊塗，有些人不得不離開實驗室。他特別對批判基礎理論研究的事表示不滿，說，毛主席對李政道、周培源講了，周培源寫了文章（關於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的文章），《人民日報》不發表，《光明日報》發表，跟著就批。這種批判基礎理論研究的風搞得科學家都不敢搞基礎研究了。科技人員不敢看外國書，思想有顧慮。他還對當時極左派鼓吹的上海經驗提出質疑：他們搞“三突”，學上海的經驗，學那個？！

熊向暉跟葉帥說：你看，這些話很尖銳啊！

第二個材料，就是 4 月 17 日華國鋒和楊振寧的談話記錄稿。這個記錄稿是華自己改定的。

熊說，華國鋒剛當總理不久，和楊振寧談了近兩個鐘頭，沒有一句批鄧，也沒有說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後臺，只批了外交部那個造反派的兒子。這就不簡單了。

然後他給葉帥講了兩件事。

一件是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李震死亡的定案問題。李震是 1973 年 10 月 21 日夜突然死亡。對他的死因，有兩種意見。公安部門勘察認定是自殺，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負責人卻認為是他殺，是謀殺。當時，很多認為李是自殺的公安幹部遭到整肅。華國鋒主持國務院工作之後，這個事情還沒有結論。熊向暉參加了華主持討論這個問題的國務院會議。他發現，作為主持人的華，不是坐在那裡聽，而是誰發言，他就走過去，站在發言人的後邊聽，既不插話，也不問話。有人說自殺，有人說他殺，就這麼說了一夜。之後，華問，還有人要說嗎？沒有，散會。第二次再開會時，他把兩邊的意見歸納幾點，說他殺的有幾點什麼理由，說自殺的有幾點什麼理由。然後，他讓主張是他殺的人再講講他們的理由，接著讓主張是自殺的人反駁這些理由。結果，他殺的理由都被駁倒。最後，華國鋒說：這樣看來，是自殺吧。還有什麼意見？誰也說不出什麼意見來了。於是，就做出了李是自殺的結論。

另一件事，是在關於李震死因問題的第二次會議散會之後，大家在往人大會堂外面走時，華國鋒叫住熊向暉，問：怎麼好久不見老羅了？

老羅是指羅青長，周總理時的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他是熊向暉的老戰友。

熊說：他病了。——羅本來心臟就不好，天安門事件後，他在七機部工作的大兒子和大兒媳雙雙被隔離審查，更加重了羅的病情。

華問羅青長住在哪裡。熊說，在阜外醫院。華問：怎麼不住北京醫院呢？熊說，文革調整了他們的醫療關係到阜外醫院，想住北京醫院，可住不進去。

這時，他們已經走到大會堂外面。聽了熊的話，華國鋒站住，說，要住北京醫院。說著，就在人大會堂外面的臺階上坐下來，從公文包中拿出一張紙，寫了個條子：北京醫院並報（衛生部）

劉湘屏部長，安排羅青長同志住院。

就這樣，羅青長住進了北京醫院——他至今還健在。

熊向暉對葉帥說，他這個作風也很好啊！

葉帥聽了以後，領首說，這個人是含而不露。

熊說：我覺得華不錯，不過他立足未穩，所以葉帥是否幫他一下。

葉帥表示，他會去見見華國鋒。

“九億人民的元帥”

轉眼一個月過去。傳來的消息，毛主席的身體時好時壞，反反復復。但是已經不能講話了。黨內的局勢，依然表面上雲山霧罩，下面卻暗流洶湧。

7月28日，唐山地震。當天下午，葉選基來告訴熊向暉，葉帥已經和華國鋒見過面——具體時間他沒有講，想來是7月間的某一天。

選基說，葉帥見過華後，說熊向暉“說得對，看得准”。葉帥說，華很穩重，應該支持。

葉帥要約個時間和熊面談。8月15日下午，熊向暉得到葉帥通知，到西山他那裡見面。

地震之後，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葉帥那裡也沒有例外，院子裡一東一西搭了兩個帳篷，葉帥在東邊那個帳篷裡辦公會客。

葉帥對熊說：你對華國鋒看得對。葉帥講了7月1日政治局開會研究毛主席病況的事。當天近夜時分，葉帥接到通知去參加這個會。極左派們，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個下發各省部委關於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說，毛主席病情比較穩定，不久就可以康復，主持工作。汪東興反對寫這句話，葉帥也認為不能用這句

話。這就和江青他們發生了爭論。爭到凌晨 1 點，主持會議但一直沒吭聲的華國鋒說話了：爭得差不多了吧？散會。葉帥有點納悶。等到葉帥看到那天凌晨兩點鐘發出的電文，樂了。他不同意寫進去的那句話，電文裡沒有。

葉帥說，我經過觀察瞭解，這個同志確實好，應該支持。我已經告訴王震了。

這之後，葉帥決定去見華國鋒。他跟熊向暉詳細談了見面經過和他們談話的內容。

打電話聯繫的時候，葉帥說，我想看看華總理。

華國鋒說，我應該去看葉帥。聽說葉帥患病，我也不好打攪。

葉帥說，你忙，還是我來看你。

爭了半天，最後還是葉帥說服了華，去看他。因為葉帥覺得華出行的目標比他更大，還是他去華那裡更為妥當。

華國鋒住的地方，車不能開進院裡。葉帥到時，華已經等在門口——那時候可還沒有手機對講機什麼的，華只能是估計時間提前在門口等。這個舉動，令葉帥很欣慰。華國鋒親自為葉帥打開車門，然後扶著他走進院子，到客廳就座。

葉帥對華國鋒說：你現在擔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幫不上你什麼忙，很慚愧。

華國鋒說：您是九億人民的元帥，怎麼能這樣講啊。主席讓我挑這個擔子，我負擔很重，推辭不了，只有兢兢業業。因為怕影響葉帥養病，所以沒有打攪。今後還望葉帥指點。

一句“九億人民的元帥”，頗讓葉帥動容。

寒暄之後，葉帥問了華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你現在治國的方針是什麼？

華說：舉一綱抓兩目。——舉一綱，是階級鬥爭為綱，抓兩目，就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安定團結。在那個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提出“階級鬥爭為綱”，是勢在必然；

而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安定團結，卻常常被認為是右傾。

聽華這樣講，葉帥說，好。

第二個問題是：周總理逝世了，董老、朱老總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麼考慮？

華說：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問題一概不動。

葉帥說，好。——要知道，當時極左派們正在緊鑼密鼓，要從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領導崗位安插人員，人事問題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華明確提出人事問題一概不動，葉帥說好，是由衷的。

華國鋒向葉帥請教應該注意的問題。葉帥告訴他，要注意民兵。解放軍的傳統是，指揮只能是一個，不能多中心。——當時軍委還在老帥們的掌握之中，四人幫動不了軍隊，正在抓緊搞民兵。

葉帥對他和華國鋒的這次見面和談話，非常滿意。他覺得華說話做事很得體。他對熊向暉說，毛主席一下子把華國鋒提為中央第一副主席，這是“非常之時，非常之人”，“還是毛主席鉅眼識英雄啊”！——葉帥原話就是“鉅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說過這話。

當天晚上，葉帥留熊在他院中西邊那頂帳篷裡共進晚餐，還喝了茅臺。

決戰臨近

1976年9月9日0時10分，毛澤東主席逝世。

中央高層領導開始治喪活動，中央各部委和各地黨政軍領導繼天安門事件後，開始又一輪向中央的表態。而中央高層的鬥爭，更趨激烈。

9月10日晚，熊向暉聽他在清華大學任教的一個外甥講，清華大學負責人遲群在學校講話，說要準備“更尖銳的鬥爭”，要“五不怕”，並命令民兵隨時聽候調用。

熊向暉立即打電話給葉帥，報告這個情況。葉帥說，這是一個信號。他們要動手。

9月18日，為全國追悼日。當天下午3時，在北京天安門召開了有百萬人參加的追悼毛主席的大會。

此時，葉帥連日去政治局開會，也不用銷假了。

9月20日，選基來找熊向暉，告訴他一些新的情況：一次政治局討論治喪的會議上，江青突然提出，第一，開除鄧小平出黨；第二，華國鋒批林（彪）批孔（夫子）不積極，批鄧更不積極，領導中央不得力；第三，暫時還團結在華國鋒周圍。葉帥當即表示，不同意江青的第一點意見。不開除鄧小平黨籍，是主席的意見，主席提議，政治局通過，葉帥雖然沒有參加這個會，但是認為主席的意見是正確的。葉帥說，主席說的是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主席剛逝世就翻過來，這不行。但是葉帥贊成江青的第三點意見，就是仍然要團結在華國鋒周圍。葉帥一說完，其他政治局委員都贊成他的意見，只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四個人不表態。

選基說，這也是個信號，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測驗。如果在適當時機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應該也是這樣的一種結果。

9月22日，選基和劉詩昆再次來找熊向暉談。熊問到葉帥究竟什麼主張？他們說，葉帥要等主席治喪告一段落，再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準備批那四個人。早在1974年，主席與總理和王洪文在長沙談話時，就指出江青有野心，後來指示要批四人幫，但是小平沒有批下去。

在熊向暉與葉帥和選基的所有談話中，一直都沒有使用過四人幫的提法。提到他們，都是用代號：江青是“三點水”，張春橋是“眼鏡”，姚文元是“文痞”，而王洪文則沒有代號。偶爾也會用“上海幫”來說他們，但多數時候還是用代號。在很多談話中，他們也探討過最後處理四人幫的辦法。大體上，都是設想

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把他們選下去，然後把張春橋等調到外地，把江青架空，讓他們沒有實權。但是，具體何時操作，如何操作，後果如何，都是未知數。

正如聶帥所言：一場決戰已不可避免。雖然這場決戰在什麼時候發生，以什麼形式發生，大家還不知道，但是人們感到，決戰已經臨近。

一舉除“四害”

在對決戰的焦急期待中，人們度過了一個沒有歡慶活動的國慶節。

1976年10月6日晚10時許，選基急匆匆給熊向暉打來電話，說：四個壞蛋抓起來了，伯伯要你注意動向，現在不要告訴別人。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熊心裡還有點疑惑，馬上又給葉帥的秘書王守江打電話。王說：選基不是告訴你了嗎？熊說，他講的四個壞蛋，是誰？王說：就是王、張、江、姚。老爹說，不要叫他們跑了。王說：跑不了啦！葉帥現在到玉泉山了，忙得很，可能過幾天才能見你。

雖然還不知道是否大局已定，但是我熊向暉家都興奮得不行，好像長久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頭被搬去了，感覺就是一個字，爽。

10月7日，有駐京部隊機關總部開始傳達四人幫被逮捕的事情。儘管中央和國務院系統還沒有正式傳達，但是這個消息還是迅即在北京不脛而走。

10月8日下午，鄧穎超的秘書趙煒打電話給熊向暉，說鄧大姐看了蔡大姐，似乎有什麼重大新聞，究竟怎麼啦，大姐讓問你。熊說，大姐還不知道嗎？四人幫被逮捕審查了。趙煒告訴了鄧穎超，又跟熊說，大姐說，是除了“四害”。熊說，對，除“四害”，妙極了！

10月11日，選基打電話讓熊向暉去王震家裡。在那裡，他和劉詩昆給他們講了逮捕四人幫的經過。

選基說，主席去世後的一天，李先念突然來訪問葉帥。——從周總理去世後，葉帥一直期待著李先念的造訪。熊向暉每次去葉帥那裡，葉帥都提到，李先念還沒有來，同時，也對李的處境表示理解。

終於見到李先念來訪，葉帥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啦？

李先念說，是東風。

葉帥問：哪股東風啊？

李答：華總理。

葉帥說，我就知道，你這個人哪，無事不登三寶殿啊！沒有人叫你來，你不會來的。讓你來，什麼事呀？

李說，是國家大事。他說，毛主席去世以後，他多次問華國鋒，是不是開中央全會。開始華不表態，後來說，有他們四個人在開不了，就是開也開不好。李問，那怎麼辦？華國鋒開始沒有講，後來就說，有人提議把他們四個人隔離起來。李說，這是好主意啊！華國鋒說，這事太大，要請示葉帥。華要李先念親自去請示葉帥。

葉帥聽了，想了一想，說，只能如此，事不宜遲，要絕對保密。

選基說，這之後，葉帥與華國鋒秘密商量，同時也有汪東興參加，預先佈置。首先是軍隊。陳錫聯贊成這個行動。葉帥又親自找軍委三總部和各兵種可靠的負責人，如楊成武，分別交底。部隊完全沒有問題。公安部和警衛中南海的8341部隊由汪東興掌握，也沒有問題。情報部門更沒有問題。對四人幫掌控的廣播電臺、報紙，則準備了妥當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緒，採取行動。分別通知四個人來中南海開會，葉帥和華國鋒坐鎮，汪東興負責實施，來一個抓一個。除了江青說有病不能來，其他三人

都先後來到，都被抓起來。當晚，汪東興又帶著 8341 部隊去江青處把她也抓了起來。

選基說，葉帥認為，這個事情只有華國鋒能這麼幹。周總理如果在世，幹不出來，小平也幹不出來。葉帥也沒有想到有這麼一下，也不敢想。現在四人幫在北京的爪牙已經關起來了，目前的方針是縮小打擊面，擴大團結面。對各地已經打了招呼。葉帥認為，國不可一日無君，所以，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華國鋒任中央主席，是新的領袖。

黨內和社會輿論對這次除“四害”之舉，高度一致：果斷、乾淨、利落、漂亮。正如郭沫若那首詩的劈頭一句：“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

葉帥的希望

大局初定之後，10月31日，葉帥把熊向暉找去，做了一次長談。

葉帥說，“英明領袖華主席”，是我提的。他當之無愧。就拿粉碎四人幫這件事來說，把他們捉起來，周總理不會，小平他也不會。我就沒有想到！這一招是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

葉帥談到要幫助華國鋒：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華主席需要幫助。誰幫啊？首先是毛主席，鉅眼識英雄。他沒有挑別人啊，就挑了他嘛！毛主席說他有工作經驗，忠厚，不蠢。“不蠢”這兩個字很妙啊！大智若愚啊。穩重。第二是我們這些老傢夥，要堅決支持華，特別是軍隊。第三是基層幹部群眾。粉碎四人幫，受到全體人民的歡迎。

在這“三個幫”中，葉帥認為，關鍵還是“我們這些老傢夥”，要承上啟下。

熊向暉和當時很多老傢夥一樣，希望鄧小平早日出來工作。

他跟葉帥講了大家這份心情。

葉帥說，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

另外，葉帥說，小平晚一點出來，也可以顯示華主席的能力。現在粉碎四人幫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麼樣呢？還要讓群眾看一看嘛。

葉帥希望“我們這些老傢夥們”幫助樹立華國鋒的威信。他說，小平這個人哪，不甘寂寞，擅權，他一出來就會喧賓奪主，就顯不出華主席來了。葉帥說，我不說別的，華國鋒50幾歲，我們都快80了，小平也70多了，選擇這個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裡淘金啊！

不過葉帥還是說，小平晚一點出來，總要出來的。他說，你看，（華國鋒主持正在編輯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一反原來的編輯方針，原來凡是涉及、講到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好話的地方全刪；現在反過來，凡是講鄧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刪，保留。保留了十幾處。將來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讚揚過他。這其實都是在為鄧小平復出做鋪墊啊！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